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八

記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唯天降衷彛倫攸叙唯聖建極人道爲先夫人道昉乎
夫婦嚴乎父子明乎兄弟衍而族之一而宗之皆天之
彛而人之極也故盛帝哲王揭道統範人心如川之流
如風之靡而無一毫與吾扞格之意者蓋敬其親所以
教天下之孝長其兄所以興天下之悌睦其族所以作
天下之順其事簡而易行其理融而罔拂萬化之權輿
百王之軌則未有一日而能舍是者宋受天命德歆于

天天寔祚之子孫千億蓋不止乎魯衛毛聃郟雍曹滕
畢原鄆邠邗晉邢茅而已也而吾祖宗之意慮其散
而不合合而無以教之也於是法堯則周設爲宗正以
統之南渡以來益加密焉旣設南外於溫陵矣又設西
外於三山西南旣皆設矣又於行在置大司以繼二外
焉豈非緒裔日繁經務日滋故規置日詳邪初在所之
司建於衆安橋之南嘉泰改元埃於融風廼徙而建於
開元宮之左迨嘉定十有七年歲益久屋漫壞丞相遂
言於上曰宗故無學也今學矣而宗正一司所以出
政令而輔教化與學相爲表裏者矧其所治乃潛宮之
故址可弗治乎上曰俞乃予緡錢萬有奇俾亟新之

於是重門耽耽隆堂屹屹碧瓦鱗鱗朱門奕奕地與屋
稱屋與事稱都人聳觀萬詞一備已而知大宗事與知
大宗丞聯車來訪曰願有以記之予聞官寺古人必葺
非直爲是美觀也非廣居而移體也凡以重其職故嚴
其屋嚴其屋則敬其事耳然則大宗之所以爲事者何
以哉曰謹生始以防其僞重婚族以厘其別時衣廩以
恤其困隆道誼以明其教嚴憲罰以禁其惡則麟趾之
化陶然大醇於以馨周石而重漢鼎億千萬年與宋
無極其職顧不係於大宗邪惟宗正世有賢德爲天族
表必能上稱大君擢任之重下慰宗支瞻望之切矣
宗正名師貢蓋崇憲靖王之子今官檢校少保奉國軍

節度使云丞趙氏名范蓋端明殿學士諱方之子也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四佐七輔光贊 皇圖他未具僚也唐虞官百一相百揆夏商官倍伊虺竝登方是時事猶鮮也至周則繁矣既立冢宰又立公孤然亦鮮也至漢唐則又繁矣故漢唐命相寢不一焉得非世益變事益繁故官益備邪天監 宋德大命集于 藝祖首相趙韓王舉天下之事一歸中書而後相之名始正其後立三公之官以宰相領之而後相之職始尊蓋宰相者以總萬微統百官爲職而公孤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事宰相公孤固道與法之所由以出者然則爲之屬者其可專以法言哉

哉上承下覈亦貴乎知道而已一謀議焉期以宣朝廷之教化一賞罰焉期以示朝廷之勸懲一士之伸期以興天下之英茂一夫之汰期以沮天下之庸回運動期以折遐衝惠利期以洽微細夫如是則雖法也亦道也非法之外他有道也雖然由漢而來丞相設兩長史而三公則又各設其屬至隋唐於尚書則置左右司郎中及員外郎我朝於中書則又置檢正諸房公事屬亦衆矣然則未有以勛名事業大顯於世者果才難邪抑用之不盡邪稽之國史王蕃建言都司於省事無所不預今宰相入省諸房填委徑稟請筆但以草檢齋赴郎官寄日押字而已請依元豐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貼先

都事次檢點次郎官押訖然後請筆以行今丞相之宅
揆也一用故制未始輒變然智燭亡形亦莫敢以銖兩
欺者暇日復命其掾曰都曹之廬敞矣乃捐金使新之
於是庚辰歲功辛巳巳役治事之舍敞潔清明且結亭
以合議䟽沼以澄心耽耽間間志慮不煩盍思古人所
謂助和鼎味者固不止摘微隱於簿書校寡多於錢穀
而已也雖然天之生才參差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
或相千萬大者閑於大而母忽於小小者安於小而母
媚於大各務罄竭相爲師師惟知有國罔知其他人主
無爲也而論一相於上宰相不親細務也而列群掾於
下群掾之職舉則中書之務可清中書之務清則垂衣

之化可凝然則都曹之繫大矣可不思所以荅吾君吾
相者哉某嘗叨列掾且嘗豫營築之役者故同列以紀
事爲屬辭之不獲輒附所聞者如右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古者諸侯述職于王所必有館焉周立邑漢設邸周而
上可推也唐中不競藩置益舛我國家天臨海境東至
于海西達于關南淮北冀萬里一堠制爲大中下都督
府又路爲都督府又路爲安撫司鎮府州軍凡餘四百
上之施令布教雷行雨沛朝發九天莫周萬宇下之執
秩拱稽歸時事脩常職凡郡條之宜民情之隱奉章而
上謁稽疑於大宰質政於有司川流環運道不虛足使

要荒如畿甸畿甸如堂陛不知有天關九重之隔者皆於邸而咽喉焉又域外羈縻之州五十有三咸稟聲教又其外曰海濱海濱之國以百數若安南高麗等歲時入貢又若鼠島麟洲騰風踏浪譯言賈寶自達于舶司亦有請于朝者然則是邸顧不甚重矣乎 六龍御東志在北還往往百司庶府僅取苟具故邸亦草繕中更融風嘗再繕之草又甚焉歲老益摧於事弗稱矧今也齊魯魏博之間連城數十奉圖請命皇仁天覆懷來方興執玉萬國日月可冀邸顧若是將焉攸賴乃典邸朱君王君請之朝朝頒萬緡遂更新之豐棟厚梁平庭壯楩宿直之廬書檄之儲胥史之居洗陋揭庠具曰偉哉

比成也乃落之甘泉之從臣宰樞之列掾咸在焉二君謂予曰古者官脩其方故物不坻伏方之爲言書也書其設官之由職治之事朝夕以自厲焉周官三百六十官各爲書其典適四方者則又物爲一書多或至五書後世弗莫厥官其書亡故其職因之廢放所由來久矣今院再建書未遑也記其可已乎某謂二君知邸之爲重也而作新之才能集事智能役物故費半而功倍之皆可書也至若知邸之當建而又知職之當爲且欲記之以庶幾古人之脩方是尤不可不書也然古者官無崇卑皆得以其職諫焉夫上宣下納邸之職也因出納以寓箴規非古人脩方之意與然則由唐迄今凡領斯

邱者率至大用豈無爲邪由其號者觀其實後其職者
繼其事二君之意深矣朱君名藻王君名與權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竊嘗慨嘆寓內之事有當爲而不爲者有已爲輒廢而
莫有繼爲者要皆有時焉時至矣而未得其人得人矣
而無其志皆不能以有爲也朔風烈而未耜間春雨濡
而桔槔卧時未應也晨已秣而病駒難駕漏已殘而雌
伏無聲非無其時也無其才也負慶忌之勇而一羽莫
任具飛廉之足而跬步弗前非無其才也無其志也當
其時矣而又得其人有其人矣而又厲其志則泰山可
挾北海可超萃胥之俗可選而結繩之治可追也而况

有司營繕之事哉由漢唐而來兵賦所出淵藪江淮而
向也淮東常平茶鹽使者則又兼淮西領之其任可謂
重其權可謂尊矣而其建臺布治之所則前直津亭左
迫州宅右底廢營偃仄荒蒼來者欲迷然則開拓之振
起之非其所當爲邪乃其司自揚徙泰自紹興以及于
今漫漫百年而未有爲之者嘉定壬午今使者來始克
爲之歲事於癸未之季秋迄工於是年之清祀於是崇
門耽耽飛樓屹屹東西對峙神工天力隆若泰萃深若
滄溟其氣足以吞海濤其勢足以填淮服然則非時邪
非才至而心亦至邪然樓之中拱凡三十尺結霧薄雲
上侵赤霄得無大過邪使者曰不然吾嘗讀易而有得

於大壯焉蓋大壯之爲卦乾下震上四陽並進之象也而聖人繫易從而推明之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然則作室而必取大壯非大壯則奚以自別於營巢邪雖然抑有慮焉昔人有懲營築之事者曰工不使鬼必在役人財非天來終湏地出今役也糜金之緡逾四萬役民之日將二萬民顧不病邪然予又聞之使者其羸取公上而歛不及下工優祿直而民不告勞則又何慊乎是共而或者則又曰公臺不築而王侯錦木民乏環堵而公府雕墻母乃不可乎曰不然今昔殊時損益異制茅茨不剪莫再虞朝臯門仞堂具存周典至其野則田萊

闢入其邑則室廬整戶有田家有宅廬環有桑萊茹有畦先斯人而憂後斯人而樂是道也兼舉而不相悖並行而不偏廢則又安得謂之厲民以自奉哉樓旁築臺眎聽益廣公餘暇日登樓坐臺軋端坤倪一瞬八荒近而閭閻之戚欣官吏之貪廉阡陌之荒治耕耨之早晏戶口之登耗禾黍之蓄穰瞭然在目因得以脩吾令而行吾政至若憑虛極眺則齊魯鱗鱗關河蒼蒼忠憤所激風雲入懷紆百年之壯志振萬世之長策際斯時用斯才克斯志其又可量邪使者楊氏名恕自丞大宗正授少府節而來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象垂天缺聯絡勾陳勢密羽林環拱丹宸漢分南北以
居重唐設府衛以御輕犬牙足以相制內外豈容適均
茲歷代之深意逮我朝而作新龍蛇龜兕隱隱欲欲其
也如雲其動如霆犀甲熊旂金節嶙峋一麾萬趨統於
將軍將軍之居宜阜宜潭儻陋弗閱曷壯國觀顧若步
官泐陋爲甚往去代來疇不思振才力束之百年一瞬
仆興有時今侯迺來歲月幾何已一新之惟工惟材匪
役匪征廩屋直豐兵民欣欣用能崇門碑兀隆堂岌業
煙浮瓦碧霧籠牕濕登高眺明意氣八荒右湖澄鮮三
軍解裝左江澎湃萬騎奔場疏沼沚垣廡耽耽沈沈
不啻百楹捐緡三萬糜斛五百悉取於節抑之餘曾不

爲毫髮之斂始於寶元之冬迄於丙戌之春罔愆于經
人若不聞昔之笳鼓謹壯旗幟精明對壘覘之猶曰能
軍然則今舉也改百年之陋轍建一旦之宏模不足以
觀人乎曰未也方其將畧心傳靈機圮授濡湏振迹固
始知名虬騰周戍之間鶚立漢壇之上弓鳴辟歷劍躍
龍阿指撝而川陸回形叱咤而風雲變色馘首斬將破
整摧堅稽功校勞

泱泱淮水暴暴淮山且不
寧是也能貴而不能賤能豐而不能約偃息萃棖之下
甘卧重裯之上鮮醲足以敗其真歌舞足以蠱其心強
筋頰輒於習閑髀肉復生於久佚此盖自昔建功業者
之所同患也今也輕煖不被體腴甘不入腹手斃日運

腰弓夜鳴一寒暑等渴饑忠精義氣始末不渝唐人郭
中令有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
寒折劍濺血霑衣野宿驚心飲水傷骨跋涉險阻出入
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噫嘻其殆庶幾乎蓋由其性
然惟其性也則居此爽塏也吾知必能曰壁壘之衆寧
無雜蛙蛭之濕居者乎矧此萃好也吾知必又曰列亭
之戍寧無引蘆葦以自障者乎每飯則思日旻未炊之
士方衣則念天寒不褐之家且奚以知其然哉觀其嚴
湯液以起病屋嫁聘以恤孤保藪田以衍餉明功籍以
振滯偏裨無困役符籍絕苛征士旅歸心連營一詞推
此以旃決知其有此居而不樂其居也不然則總核之

朝黜陟之公胡爲乎日未靡旃畀之金鑿之符而使之
總牙璋之律哉雖然是亦未爲可安之地也聞之西北
有故都焉泰山黃河之靈望雲就日之人延頸以俟翠
萃之還者不知幾春秋矣今也閭闔風生靈旗影高思
紹興草創之意憤東南王業之偏擁天授之神矛落攬
捨之妖祲振霜飈而掃敗葉鼓天浪以洗危巢然後警
蹕驂乘奉六龍而還上都大開明堂汛掃陵廟幸丹鳳
門大赦天下謀臣猛將以次論功賜第帝城永蕃王室
斯時也吾居其庶幾可莫乎然則是役也姑書始焉侯
王氏名虎云

賜名清湘書院記

真宗朝張公景狀柳公開之行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
生老儒也持韓退之文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
曉子其詳之公一覽不舍嘆曰唐有斯文哉因爲文直
以韓爲宗且名肩愈字紹先又曰公生於晉末長於宋
初扶百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又兵部侍郎王公
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真古之文也兵部尚書楊
公昭儉亦曰子之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然則公
之道韓公之道也公在先朝一時群賢尊慕如此按公
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張公作行狀乃咸平三年而公
序韓公集有曰予讀先生之文年十七今凡七年然則
在國初固已得韓集去穆公脩時已數十年矣歐公脩

蘇公軾更出其後而歐公畧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
道韓文者何也范公仲淹作尹公洙集序亦云五代文
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時人專事藻飾謂古道
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伯長歐陽永叔從
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讀范公此序則韓之
道始發於公而尹公穆公歐陽公皆繼公之緒亡疑也
夫如是則洗西崑之陋而上承六藝之統使我宋文體
陶育大醇公之功寔在諸儒之先初公刺史全州也作
堂湖山遐邇來學親爲指授迨今全人師慕如新前牧
守監司援白鹿故事乞名書院亡慮十數史君楊侯若
請尤切率尼未下寶慶改元程侯榆典州事顯述顛末

復請于朝朝廷下儀曹某時待罪春官與尚書郎劉致一合詞于朝曰三代盛時天下之學不一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不止天子諸侯之國有學而已所以本朝慶曆既令天下州軍咸立學又令天下大小縣皆得立學此正三代多設學校之意况道以文而後名文以道而為古柳公古文之倡實有功於斯道今若倣濂溪東湖令本州揭榜仍撥隸州學一等教養於理為順丞相是之曰此郡所當言而朝廷所當行者亟言之即日報可名以清湘書院且俾郡博士兼領之成命初傳儒紳欣躍斯文所繫油然有光雖然韓之道更四百餘年至公始振公之學又二百餘年迨今始彰然道無古今人

無先後而顯晦則有時焉天也今全之士既喜公之教行於時則當推公之道垂於後必也順彛則察紀叙噤嚅道真經緯謨雅則公之澤庶乎亡涯而上之賜庶乎不虛矧爾賢侯崇其廬豐其租俾爾多士休佚以養其氣饜沃以厚其學發之而為詞章克之而為氣節大之而為功業其又可量邪侯以紀事書扁為屬亡何持憲節廣右扁已揭記鐫未遑也嗣守趙侯必愿忠定丞相之孫學與行世其家故下車首鉞之又前守林侯岳亦嘗即其地作新書堂是皆有志斯文者嗚呼是事更數守歷數十年乃克備豈惟全士之幸哉上下湘江儒館相望堯舜周孔之道浸昌矣

富春道院記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而已今州縣之官方其未至也人畏其來既來也人望其去不特望其去而已至有以三不肯書其門者怨之怒之之深也亦固有未至也人徯之既至也人安之既滿也人留之留之不可而去也雖久而猶思之不止思之而已且復祠之祝之子孫世世不忘之抑何頑友之俗不同若是邪及攷其所以然則俗無頑友也吏有不同耳夫所謂良吏者無赫赫之功無皦皦之譽唯奉法循理而已矣法者朝廷之公也理者吾心之天也率而循之不過廉以飭己寬以愛民嚴以戢吏勤以集事四者具矣而又風之以教化漸

之以禮義使詩書禮樂之澤浹洽乎平川廣谷之間則斯人也豈惟徯之安之思之祠之而已一有所爲民驩趨之築一臺營一觀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營築若是也至若一遊一豫一觴一集見其羽旄之美聞其笙竽之聲則又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燕遊若是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至若貪且酷者凡有爲焉民疾視之一臺榭之築一亭觀之脩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臺觀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一觴豆之設一管籥之陳則又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宴遊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此無他厲民以自養也然則何以爲

厲民哉曰賦歛有經也或取贏焉或再輸焉或先期而督迫焉或豫貸而不償焉寃抑所望以伸理也乃一以金爲斷焉有則勝否則負多則勝少則負是非貿貿黑白蒙蒙商校寡多白晝爲市民不幸小有過差則譏伺之搏執之慘辱之得金而後已雖不盡焉而其徒抑何繁哉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民今而後得反之矣君無尤焉吁可懼也壬申癸酉之歲予之爲春江也嘗欲築堂名以道院已而再期來塵班列迫不暇也而亦不敢焉不敢者何也懼斯民之或疾首蹙頞也後十有一年今令君竟爲之予未知斯民之情也已而詢之邑人則皆曰可也民以爲可則令君之嘯詠其中皆邦人之和氣也笙歌其中皆邦人之頌聲也夫所謂道者卽理與法之所聚也曰院者卽理與法之所由以出而覃乎百里之封者也夫如是則春江之人熙熙然如登春臺如飲醇酎棲鶴白昇二十八鄉之間皆道院也豈止數楹之屋而已哉令君行且秩謝翱翔天朝予亦將乞身西還鼓擢春江登道院之堂采遺愛之詩而爲令君無窮之賀將不止今日區區紀筆而已也令君姓李氏名彌高家永嘉

札溪書院記

古者天子之國都下暨庶人之黨術咸設之學以淑斯人故凡父兄之教告師友之講磨觀聽之所及言行之

所形無非詩書禮樂之文孝悌忠信之事靡一夫之犯
義有比屋之可封至和所薰叶氣嘉生三光全而寒暑
平五穀熟而人民育被之聲歌紀之典冊上下數千百
載間非一朝一夕之效者三代衰學校廢子衿刺興專
門習盛甚則倚席不講蕪地爲蔬學存道亡民罔用勸
漢唐盛際已不足觀矧厥昏庸其胡能淑我宋秉錄文
治蠟興聚學爲海輝詞成林海隅出日罔不同之比年
東南尤爲特盛逾徽而嚴山深水幽亂雲橫塢是爲札
溪吳氏世居詩書傳家有諱堯臣者蚤游成均晚紆青
綬餐霞噏煙不粒人間或傳以爲仙云猶子舜申益力
於學歲在甲戌其子應酉果奉大對然則稽古之功亦

既畧見方且考卜竒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
前有湧泉䟽池滌研兩廡旁翼爲東西齋齋上爲閣左
曰明經經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
列焉門之外壘土爲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伯仲子
姓蕭蕭雍雍蚤夕其間以脩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
一日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象洙泗聖人而事之用
瞻儀刑以肅朝夕雖然豈無所自哉康廬洪氏合碁功
之族築館共之 大宗皇帝賜宸翰命之官資其子卒
登巍科聖朝勸學其盛若此士生斯時曷以仰承休德
哉必也遡古聖人所以設學之意考昔賢所以躬行之
實思夫古之所謂士者養於家漸於鄉然後舉於州而

用於天子此自源徂流者也又念夫古之已仕而歸者則坐之里門之堂使里中子弟得以朝夕質疑而問義故曰仕而優則又學焉此自葉流根者也始而終終而又始學烏有已邪若夫誦堯之言行蹈之行而徒曰富貴利達云者此則世俗之學而非先王之學也某之爲暘谷書院也欲記而未暇而吳君以札溪之記爲屬吳君於先君中表也其可以詞荒解乎然學無異事也是說也不惟記札溪也所以記暘谷者亦不異是也吾黨小子其識之

富春驛記

杜工部月明泊舟對驛云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

剝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
江湖客鈎簾獨未眠富春據錢塘上游千車鱗鱗百帆
隱隱日過其前而征舍才數椽客至無所館往往躡老
子之宮踐浮屠之室其來塵軼其去水空公私交病不
知幾春秋予彈絲稍間築驛江渚至者如歸越山如畫
金剝差參其旁絕類草堂所詩旦夕代去繫舟驛下收
吳煙越雨盡入毫端繼公之詩於數百年後亦一快也
癸酉冬記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八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九

記

徽州貢院記

新安貢宇地於宣和嗣建未遑也歲賓興則假諸宣廟
州庠蓋是時試藝者少紹興浸盛廟學無以受乾道戊
子邦君邾侯升卿始規廟東閒地及增市於民者凡六
百二十丈爲屋百楹今六十年士五倍門迸入躡踐屢
驚屋不足芘益以蘆葦上下交病者三十年於此矣更
十數守咸睥睨莫就今侯來首垂意焉鄉校獻議謂前
地可拓侯乃偕別駕洪君侃博士王君日新率履相攸

果可焉於是括餘閒平阻險因高下且徙教官之舍而
他之前日之湫蔽者一旦地闢天開改兌易駘是斷是
虔功成不愆昉事於丙戌之冬休徒於丁亥之夏新者
以間計一百二十有七舊者百楹亦再繕之潭潭沉沉
林鬱雲屯五門洞開東西徑可入中坐萬士裕如也自
是父兄之遣子弟者無爭門疊趾之憂而群試之吐英
奇者有暢目爽心之助侯之惠多士爲如何邪且是役
也亦有數焉初邾侯之始創也歲爲戊子是秋卽試士
明年冠南宮占鼎魁聯翩上第者兩倍他時今侯之增
廣也來年又爲戊子則己丑臚傳之盛亦當增廣於乾
道矣雖然數者天也成之者人也今侯之來固天所以

佑此邦而成此數邪初議者以地褊欲遷之城外某馳
書于侯曰徙非便也役艱大必墮因循且潮陽可監也
歲在甲戌潮之士嘗首南宮矣已而以選場狃陋遷之
其後凡再舉寂無奏名者今又復故焉侯信其說乃躬
行度之議乃定茲大役也非仁且勇安得不搖於異議
盖新安爲畿輔凡分左契者皆朝廷推擇而來故多得
良牧彼怠而荒政刻而苛斂纔一二計今侯之賢也冰
雪其操襁褓其民堂皇其屬邑符移不繁財用自裕而
又振丙戌之水代秋苗之輸新川驛之橋建休寧之寨
凡可以便斯民者靡不力焉可不牽聯書之以告後之
爲政者乎新天子明德日升垂意吏治每臨遣守臣丁

寧戒飭用是陞辭而退者莫不震竦知所趨向先朝蘇
公洵之論曰近之守令賢邪民譽之歌之必傳傳則必
達於朝廷若夫遐陬僻壤雖使盜跖爲守檣杌饕餮爲
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輩而朝廷不知也
顧新安在國門之西三百里有此良牧豈不上徹明目
達聰之朝邪雖然侯之所以望於多士者不惟計偕而
已道之所在始於脩身事親終於致主矧吾邦碧嶂峭
立水清石鑿歷數先賢皆卓然以忠義風節名世蓋其
毓於山川者然也唯多士勉之以無負賢侯興起之意
侯天曹名希齊詩書傳家父子兄弟十餘人踵取儒科
其行治爲金華公族標表故其見之政事者若此

帶其郭有學宮兮屋渠渠峩新冠兮衣裾裾春薄莫兮
風舞雩秋雨霽兮涼生墟服仁食義兮力菑畚圓規方
矩兮行瓊琚靄靄閭闔兮論雲衢名節崔嵬兮照史書
于勉于于勉于玉此詩歌堅不渝

休寧縣脩獄繕學記

仕莫難於爲縣也而縣則又有尤難者焉有能轉萬斛
之舟於三峽亂流之中運千鈞之負於大行九折之上
要必有異才者能之休寧之爲縣劇矣而又蒙最沸之
名今令君之臨其縣也稔將再矣入其野而愉愉至其
庭而舒舒問之狴犴則桁楊空叩之塾庠則環珮響又
能以其暇日新園扉治客館辟邑庠百柱如林萬磚如

砥是三事者雖皆東西漢循吏之所急然今之爲縣也
催科焉而已期會焉而已敲朴焉而已窮日之力猶懼
不給而皇爲此三事哉以是知休寧未爲沸也患才不
穎耳雖然儻果得才焉則又何止爲邑哉等而上之將
陰陽可和也風雨可時也寓內可治安而裔戎可賓服
也是皆一邑之推也邑人愛之故期之者若此令君以
儒明法由理評而來法止再考行且還清班矣人士合
詞頌以其事紀之某比南國之棠者再周矣攷其事不
誣也於是因邑人之詞而紀之然不徒紀也洙泗高第
之爲邑者行之三年而東方之諸侯則焉庶幾乎猶有
望於來者乎令君姓鄭名穎家于嚴子陵之鄉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寶慶丁亥冬海寧令君與鄉校之秀以書來曰邑之進
士題名植石校宮今五十年字溢矣將伐石嗣之而未
有以叙其繇且新安試士之宮乾道戊子賢守郊公升
卿寔新之次年己丑士之試禮部者方公恬爲南省第
一汪公義端爲廷對第三與夫聯翩上第者是歲特盛
近史君趙公希齊再新之又適當戊子秋賦己丑春官
之歲頌牽聯書之以章明厥證予謂天道之行率有常
數六十年而一還數之常也然題名之設勸戒並著古
人抑亦有深意焉 皇上膺圖受籙于今五年而來歲
始親策士士之抱英竒懷經濟者得筮 龍墀從容竟

日悉吐所欲言上焉有補於國下焉有利於民非士之榮乎然其姓名一登此石則昭昭乎示的於無窮矣異時人將指之曰此名臣也是以道德聞者或曰是以功業顯者否則又曰是以名節著者凡若是者皆足以大吾鄉邦矣一或不然則人將指其名而言曰是敗吾名教者是爲吾鄉邦之累者凜然清議千古不磨夫惟用其所可榮去其所可戒則斯石者非石也夫子之木鐸也其亦令君宣化之意乎令君應氏名塾天台人

休寧縣重建大成殿記

道原於天傳於聖人而大備於吾夫子宋慶曆中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此百王未舉之闕典而萬世不刊之明制也休寧之學凡幾壞幾脩矣而大成殿今之建也尤爲宏壯鳩工於嘉熙己亥季冬告成於淳祐壬寅孟夏費以緡計一萬三千有奇相其役者邑令吳遂丞趙汝說簿趙與玳尉趙汝崙始終蒞其役者貢士江東符蘇烈等二十有五人皆與有力焉任其費紀其事者端明殿學士新安郡開國侯程秘也

富春縣學記

大理評事趙君出宰富春之三週他未皇也而於學首加葺焉初大成殿之東西兩廡地下而濕屋且圯乃埤其基而新其屋凡三十楹左以奉嚴子陵范文正蘇文忠之祠右以庫書籍儲祭器講堂之後故有直廬亦濕

而圯又增築而新之直廬之後有亭摧久矣今廣屋厥址上橫翔樓下敞虛堂堂以立本名樓以萃英名微而庖區澡室靡不一新衛以垣墉蔭以篁桂杏壇槐市之風儼然曲阜費給於公而歛不及民工優於募而民不告病工既迄以書抵某曰國家選士必於里樓名萃英欲聚英竒育之教之以俟上之采擇也堂名立本則有二義焉曰學校教化之根本也又曰學者之於道必先一性之本原也夫使百里之內人知一性之天家漸明倫之化則父慈子孝兄愛弟恭比閭族黨講信脩睦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井而汲穡而炊相與陶陶遂遂興於禮義而無復乖爭陵犯之風凡所爲急先於學者卽其所以爲政也然今之仕州縣者專於撫字則率務因循而有所事興作者多不恤下某雖不敏赤子眎民而能忍傷其財子弟眎士而何敢挑達其習二者蓋並行而不相悖也然亦豈惟學哉居養有院所以廩貧民也今則增額以來之益田以裕之觀山有路狹而瀕於江也比則鑿山而砥之植石以闡之凡若是焉者曷嘗一息而忘撫字邪願有以記之予讀其書偉其事於是爲之言曰孰非事者而先務之爲急急先務矣而實意之爲主堅其所已爲勉其所未至則教益明仁益厚士習其教而人有鄒魯之風民安其仁而俗變唐虞之盛使令君之流風善政與春江相爲無窮則上下之道備矣令君

名崇健以儒明律故入掾李廷又以新制故出而試民
事其志業未易量也

昌化縣學門記

縣爲畿赤文學宜林海乃由唐武德而來踰六百載士
不名一第至此歲乃寢盛何邪顧所養奚若耳學校養
才地也壁水泮宮類置官邑校才所出也乃無焉唯令
耳令垂意則學否則闕屋耳甚則園蔬耳然學術有淺
深意向有實否故計效有大小胡可誣哉乃嘉定癸酉
歲邑之士章薦貽書春渚曰吾邑之學凡五遷淳熙已
亥令錢公孜于縣之東卜今址作新宮崗地平行溪山
紆環然前櫛氓廛無地可徑寄門東偏旁蹊弗正山川

若障贖莫可睹吾邑人歆然未快者歷今三紀乃今令
君趙公始捐金錢盡得其地載闢載除乃峙伉門乃翼
崇墉乃辟端逵言言閑閑宮墻益尊東南諸峯羅立獻
狀秀氣益發如抉壞雲如剖前屏端閑洞直天造神劃
學故宮也而改貌易眎斬若更新人無賢愚莫不用快
則又曰吾邑之學作於錢公而闡教崇文昉於下公園
由下而後令時得賢故學賴不廢才日以成今令也尊
道術厚教化父母我民師式我徒且前有賢令創尊經
閣于講堂後橫雲截蜺非不甚麗而前途未開弗顯弗
明維學肇造將四十稔乃底于今姑克大備顧不偉諸
而又歲延秀雋闡厥教事益市圖史博我見聞學徒所

資悉給于公民歌其愛士洽其教夫治學宮推學道書
可後乎願爲吾邑書勿疑嗚呼學乎學乎記誦云乎哉
士乎士乎爵祿云乎哉根本六藝出入百氏脩諸家而
放諸國窮則安而達則毅不離乎道一也雖然是學之
成寧止成淳熙之緒哉自慶曆四年詔郡縣立學而是
邑之學乃至今日而備顧不甚難歟思其難則由是路
出入是門可不研諸慮勉諸行乎此則令君之望焉耳
不徒斲石紀載而已也某慶元間勾稽縣版嘗有意於
此門與塗而未愜者今聞竟成之不爲邦人喜邪乃引
筆不復辭

翰苑續題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皆刻石
屋壁 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始復置壁記
由丞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月次第之繼者
咸得踵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紹興題名特自中興
始而東都舊記則未有討論者暇日同寮相與言之未
慝焉迺取洪氏翰苑群書所編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
編所來未及者復根據他書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
百九十二人馮之翠珉荆寘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
之缺恭惟 天啓 炎圖挺生真主當五季戰爭之後
復見唐虞揖遜之風 聖子 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
元勳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武禁林柱石當代迺於此

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於金坡起人心於方來乎雖
然士欣遇於一日論常定於百年考人才之盛衰等虛
名於榮寵有如歐陽脩所云者吾儕因得以自警焉

建康府教授續題名記

六經不作史法代興世謂漢文類經唐文類史然文學
之盛莫盛有唐攷之當代人自爲家類皆春容嚴密雄
眎千古繼是而降世教浸舛口耳授受日談苦空以言
語之錄而爲經以課試之辭而爲史沉冥沒溺莫能自
脫徃徃理亂不閑臨事失據不止腸枯思涸筆膏不流
而已也抑嘗觀諸銓筦尤有感焉縣令者百里之宅生
也獄掾者千里之司命也博士者一郡之文柄也勝任

與否情不誰何一吏唱呼如格卽注今日以是取士他
日以是教人由前而論則學者之蔽由後而言則教者
之責教明於上則人興於下故曰古之爲師者由下而
宗之後之爲師者自上而擇之宗者以道擇者以官然
守官則亦守道矣顧擇官易乎哉金陵陪京也典教重
任也景溫由廟朝推擇而來研精教事逢掖歸心其爲
教也求之經以浚其源貫之史以沃其膏則胷中汪洋
渾灑用世有餘何有於辭章乎變秦淮之地爲鄒魯之
鄉可必也顧某曰鄉也常懷倚席之愧今亦一洗矣獨
此邦之幸哉且登名之石已滿復更植之使來者有攷
焉是又大易教思無窮之義也景溫范氏名光鄞江人

旌德縣主簿壁記

旌德主簿壁記昉於新安滕君珙後二十六年石已滿於是史君涓礪石享之而求記於予人謂簿閑官也果閑焉焉用官而國家固設之果閑哉矧此縣不置丞簿兼之攷民籍以占戶口之盈虛興水利以一天時之豐歉時推割以平賦役不均之害嚴消注以絕重迭催科之擾上佐令政下戢吏姦使明敏者居之董董日力耳若庸者惰者渙然不以斯民入念者則固閒閒焉若無一事焉其自曰閑則官皆閑也獨簿哉予嘗見細民之家尺寸之帛勺合之粟其輸于官也甚微而細民之籍則如林如毛其爲戶也則甚夥以籍之微加戶之夥簿忽其微厭其夥也朱墨一不及焉由是已輸者若輸而未足者若未輸者咸無別也又從而征之符移縱橫墟里搔動賂者得免否者再輸皆消注不職之所由致也夫苟尺寸消之勺合消之無戶不及之則止此一事也亦將窮日焉可也烏得閑予謂害民莫切於是也故因其欲記而附見于此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某前年奉檄校進士試繇江寧上當塗涉蕪湖歷青陽以達于秋浦凡五百里皆江東部所至有洿池池有揭凡池廣陜水淺深溉田若干悉書于揭植之池因詰老氓氓曰無問也意甚美行者病之縣旦暮遣吏來度丈

尺吾擾矣都鄙因緣爲漁小不如式又疵焉於吾池則如故也今常平使者行一紙文書氓自浚自築了無落事又能嚴飭屬縣催科有省限不得先期督迫逃亡當核賦不得抑令代輸凡我父子漫得休息言已又曰使者歲行部舊也今出則人徒少無一征道吾墟落如不聞氓不知他若田野則蒙惠利實多某聆其言因念公呂蜀產任東南使事民情風土疑鉏鋤不相值者今發則合節約束不繫人自得於湖山之外得非五方號異宜治理本無二邪堯舜之治天下禹之治水子賤之治邑黃霸之治郡顏闔之御馬梓慶之削鑿皆此道也世之多事以病人者抑自病矣既二年事益清官益暇迺

於治所之偏作堂曰秋浦浦橫其下也堂上結樓曰湖山九華諸峯羅立其前也惟池山水州翠微鎮子諸山固名清絕然九芙蓉參差碧霄環視他阜自覺迤邐有如在是矣而又規裁端閱意象突兀翔太虛而納千里與山水稱其季兵部侍郎爲作扁字徑二尺與堂樓稱已又書戒某曰爲我紀始焉某每病世之紀事者率以頌如前所述得無自病邪曰不然以口譽人曰盜沒人之實曰媚盜固恥之媚其安乎念無與於吏事莫知他政獨得於田野者如此而以病自嫌欺也矧樓未足紀作於政和人洽當代入覲之際是可紀也畧其鉅而書其

細書法乎雖然公生于靖康忠義宇文公之家貌甚溫
心特毅臨事挺挺不可撓奪平日施置罷行一毫不妄
樓豈徒作哉蓋吾夫子嘗登高諸子侍夫子四望喟然
嘆曰於此致思無所不至矣蓋高則靜靜則安安而后
能慮慮而后能得故晉人有言玩芝蘭則悅德行之士
睹松竹則思正操之人臨清湍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
則賤貪穢之吏然則登斯樓坐斯堂者挹九華之高飲
秋浦之綠又當若爲其思耶抑公以此樂貽方來則固
以此思貽亡窮邪若乃千巖滴翠十頃澄秋虛簷納出
洞之雲飛拱動涵波之月夜奕而神仙集朝吟而煙霏
生他年儻遂寄目則追今日手玉斧事而爲公賦之未

晚也至紀工程之先後商靡用之夥細殆非所急宜無
書公名紹彭字信臣蜀之成都人開禧丙寅仲春五日
記

陸氏懷菴記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教不
必專任於上之人也一鄉一國之士隨其所志因其所
居而施之皆足以開民彝而闡教事兄弟民彝之大者
而叔末不競習俗靡薄尺縉斗粟之譏爲人上者且猶
不免而又何責於窮閭之細氓哉吾每惟是懼然不敢
謂天下皆若人也一日富春陸主簿鑣來訪曰吾之家
君與吾之季父友愛惟篤平時展省先阡每指旁麓而

言曰異時獲首丘當營于是以附松楸不幸季父無祿家君志其生平爲之築室墓旁名之曰懷蓋取孔懷之義也幸丐二字扁之余感其言旣爲之書矣則又曰義不可以不章也願終賜之嘻是固平時所卷卷者而又可辭乎昔聞之人謂大陸君淳厚有賢稱于里鄙教子以學卒收儒科今富春簿其子也小陸君英茂早登進士第入仕蓬省出分州符有惠利洽民今其云亡而其兄懷之若是嘻若君之兄弟其不足爲薄俗指南耶其不足助大君之扶持世教邪君家之若子若孫若雲仍其可不知家法所傳邪推之一鄉達之一國而又放之四海詔之後世而以陸氏爲義門者君家子孫其勉之遠矣大陸君名埴小陸君名峻

靜勝樓記

已丑進士故溧陽尉詹公之仲子廷堅貽書於僕曰先人之廬負山面溪溪上平曠群峯羅立予作樓於右廡以延覽溪山之竒樓之左右綠水紅蕖雜以他葩樓下爲室以貯圖史上則虛之以爲休燕之地蓋區區之志在於息陰而辟影棲寂而辟喧居高而辟塵者也前將作監王公炎爲取老氏之說扁以靜勝幸不鄙爲我記之庶知所以用力之地焉予聞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

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儻靜而不慮
則頽然昧然而已耳何物之能勝邪苟因夜虛寸扃暇
皇試一思之孰非外假豈惟吾身之微哉凡兩儀之大
萬類之繁古今之相仍寒暑之更禪咸若是而已矣至
若陰陽之本動靜之萌一動一靜互爲其體曷不於日
用之間而觀之人必定也然後能應非動生於靜乎至
於過者日化神者固存非靜出於動乎夫如是則動與
靜一物與我一而又烏用乎勝之邪故曰聽於眇故能
聞未極眇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睿故能知未始孰謂
戰國之論議而非源流於洙泗者哉雖然心固御形而
形亦役心今夫蹶者趨者形也而心顧動焉聞君頻年
征塵滿衣今也倦翼還棲遊雲返壑宴坐斯樓靜觀群
動大而山川之流峙細而蒲荷之枯榮上而煙靄之卷
舒下而鳧鷗之出沒壺中天永金烏影遲如老坡所謂
一日可當二日百歲可當二百歲矣此君之體其靜者
也然聞君有子甚才讀斯樓之書出而爲當世用得非
動又生於靜乎雖然亦豈惟君之父子哉將君家之子
孫凡老者則用其靜而壯者則用其動動靜之理無窮
則斯樓之用亦無窮也夫豈徒爲一時登覽而止哉

城南廂官題名壁記

真宗皇帝嘗謂宰臣曰閭里細民罪止笞者當卽處斷
毋令淹繫卓哉聖明之見大哉帝王之謨也蓋京師衆

且大茫洋煙海氓蚩蚩小不忍輕詣有司未有不尋悔者悔則已繫莫說矣 明主端拱穆清心運四海頽灼窮閭之情旁譽吏治之蔽故開封分廂者四非欲其易治歟粵自東幸于今百年錢塘版籍百倍往昔南北二廂設於關外而分任之地皆六七十里顧南廂所統尤爲延袤北至艮山南底南蕩五方雜居水陸互市國家封疆萬里多在西南若衣冠之朝紫宸琛貢之入大府皆休車弭擔於江臯用是人滋衆事滋夥凡訟于廂庭者率繫縲數日吏屬饜乃得去今姚君之臨蒞也蚤受晝省夜決要不踰宿吏不得銖兩索塗稱巷快謂昔罕聞蓋姚君嘗爲彫邑賦追上州急湯火尚從容以集矧廂無賦惟訟烏得不風斤承蜩乎初江濬舟如鱗率名古疆宗官不得使逮君悉籍之俾之番休役且需涉者免淹滯人謂剛不吐斯其有焉日既閒訟稍清睠言壁記老梓且溢乃易石載之而屬記於予予謂疏其張官初指以告後之登名斯石者姚君以儒名家以能稱吏刃銛而不傷削吏而厚本故形見若是他日事益暇則又闢廨門新繫室摧者整漏者密且築堂窿然扁以清風頃頽搨雜市塵今始知爲官府僉謂君爲中興此官者噫世之以營繕爲作新者末也使得推此道以碩其施其又可量邪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九

終

程端明公洛水集卷之十

記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潛舊爲州今爲天子玉縣眎扶風諸邑甲焉然令所居
燬於火六年矣而莫之或治者何哉得非疆衍事繁賦
之供上者廣非窘於力之不裕則困於才之不優夫是
以因循迨今今令之來始克營度自堂徂廡自門徂基
咸作新之夫令所以長乎民也儻其所治左仆右摧上
濡下塗則何以肅觀瞻便聽斷哉大抵身安而后心乃
佚心佚而后理乃明非不急之務也天下本無事也激

記

洛水集卷之十

城西黃鑑刊

之則事生州縣未嘗無財也竭之則源涸今令也一年而事簡二年而財裕三年而役興優游暇豫事半功倍蓋儻功於寶慶之元而即工於丁亥之歲也昔班孟堅之傳循吏也所謂震俗之名殊常之治咸無焉惟曰奉法循理而已矣使夫人也而能奉朝廷之法順吾心之理則又烏有生事以擾民傷財以害人者哉獨恠乎州縣之間沾沾自好之士屋無不營之日亭無不築之時他山之石困於鑿牛山之木殘於伐百工疲於犇命齊民苦於百役汗者以是而囊金健者以是而釣名至所謂屋成而民勞車澤而人悴元氣所關彼固未嘗過而問焉春秋侯國作一臺營一門聖人必謹書之其垂戒萬世之意深矣若潛之役非可已而不已也財取於節抑之餘而不病乎民民役於農工之隙而不奪其時是皆可書也不寧是也頒詔有亭巖更有樓園扉帑藏征司賓舍靡一不作庠序教化之所自出也抑又首新之於是邑之能事畢矣初民以令居之未肅也相與于干而來合力作之不日成之而令也則又省刑薄歛吏不至門使百里之間得以安卧月明而無吠犬之聲此又令之所以報民之力也僕舊官旁邑且屢以事至潛喜其俗醇事簡又幸其今得良令之不煩也故併書之使後之因俗爲政者有攷焉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四方士大夫之論謂官轍之難莫難於爲邑詰其故則曰賦有定籍而上征無藝入有定期而督迫常先故吏益媮民益慢由是益不可爲嗚呼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獨不見洙泗之諸子乎治蒲治莒爲單父爲武城道路平籬落整田疇無荒瓜茹有行細猶若是他容有不治之事哉下而漢唐循吏亦復班班史簡然則今之人何遽不古若哉無亦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闇始廉而終墨始謹而終肆者有以害之乎湘潭之從予也久矣予見其敏而恪廉而不懈蓋期其必有立也今也初爲古縣徃人信之今爲湘潭百姓歌舞之又能以其餘力而新其所治之堂百里之人若曰吾之所以安於室廬者令君之賜也令君之居豈容不相與叶力以治之乎於是乎不日而成人不知役嗚呼堂未足記也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聖賢之言至是而驗者容可不記乎使世之儋爵析圭者人人知服洙泗之教則唐虞太平其不自田里始乎其不自州縣始乎然則食君之粟牧君之民可不思所以勉之

御史星記代壽冷御史

太始以後圓清定位日月星辰麗焉其中爲宮泰一常居是爲天極四方各有經星以領別宿是爲天綱衡之旁有三星一曰執法是爲御史方火德用事燦炬推轂一出虞淵則天下喘息莫敢仰望是故執法之星實奠

厥所英芒正色不舒不晦夜午光寒奪人精爽他星伏見蚤莫居躔行次肅然不得亂者時惟執法之功王人清明則天象地衆建臣工森布班武是以有御史之官太守冷公稟炎精正氣執法殿陛間御史星也然執法之南有匡衛星是曰藩臣以象諸侯執法之東有斗魁星是曰上相以象三公其星開霽和明怡然瑩然以寧民物以符太平繇端門之次以歷藩臣又繇藩臣之次以位斗魁安知執法之星不爲上相之星乎若夫上台舍其左黃道經其西角亢見而壽考少微顯而文明老人出而治安是又與執法端門並明千古者不必盡書姑按甘石經以爲御史星記

西湖禊事記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戶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人脩禊事于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惟裴白洛濱之游爲盛蓋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待價召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賓客李仍叔蕭籍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燕舟中自晨及莫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又爲十二韻當時人物之盛游觀之樂至今想之令人羨慕僉曰古今上巳之游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燁然至今者皆由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邪且今日之游群賢畢至舉觴張圍之池艤

棹蘇堤之柳謁先賢之祠仰千載之風羽衣蹠蹠抱琴
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
山之館引滿海棠之下是日也曉煙空濛晝景澄豁觀
物情之咸暢喜春意之日新卻絃斷管一塵不侵越嶂
吳山盡入清賞凡販夫所粥畢售于公左右遊撓不令
亦舞此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於是樂甚
獻酬交舉或哦坡仙之什或論晚唐之詩頽然西景放
舟中流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唐人上巳命改十三矧
九日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寧能多遜蘭亭
洛濱邪雖然吾儕亦豈燕安於是共他日輿圖盡版護
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紀

之

遊金華三洞記

出藍溪門行可十餘里至上中下三洞下洞石壁卓立
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群僕岸立用竹竿箭入丈餘乃
登岸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
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搗藥曰曰
可闢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旁有仙人田丘陌
井井有耕犁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
大如鷓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
出洞約闊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
石壺深不可測足稍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窗光燭

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窓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亘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玉女端坐如觀音纓絡具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宮挈以歸時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聊記之以示未游者

遊龍井記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憇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藥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象 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淪茗復汲二盞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晚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汭路居民眎昔

不加密炊煙斷續相望澗泉則灑灑如故但太虛乃宵
征所不見者怪石與西湖及炊煙耳元豐距今百三十
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大息辨才
結廬今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
若水若魯若愚侍東家周叔向俱

世忠廟碑記

仰惟忠壯挺生梁朝建宗社之殊勲配朝廷之大享威
靈動蕩宇宙輝煌當今古歛之民咸被神功之賜方進
士之肇新祠宇羅鄂州之備述碑辭是皆協順於人心
猶未仰干於天聽竊實懼焉今者里社相與合詞於縣
縣白之州州上於漕漕臣以函聞蒙 賜廟號世忠念

程氏得姓凡十四世而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來三
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
而生忠壯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巖將昔忠翼有大功
於王室今忠壯降嘉德於生民世篤忠勞錫爲美號爰
卜湖濱之勝聿嚴廟貌之新山川英竒再發靈於此日
神明福祉永垂佑於方來紹定戊子孟春中沐裔孫翰
林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玉牒官兼侍讀竑謹記

代作三賢堂記

仰稽乾象俯括坤維觀日月之所交參陰陽之所極凡
曰帝王之邑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異是自三
皇之曲阜暨五季之大梁其間迭遷會不一數或據冀

河之勝或都大華之奇或因灑澗之濱或取崤函之險
天啓我宋古汴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蓋地大則物
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堯先流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
坂以其難治施化特先迨至西京俗蓋非古土木被錦
繡倡優僭后服小盜依大盜白晝顯行於達路閭閻飾
子女絲竹遨遊於侯宮澆風川流靡弊膠底知一尹之
莫任析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能尹十數前稱張趙後
美三王攷其設施率先彈壓不曰發姦摘伏則曰枹鼓
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或書於往謀商邑翼翼
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蹕錢塘睠
言吳越之中宿號東南之盛矧今也鸞旗豹尾星拱天

臨宮闕崔嵬江山吞吐雲橫雉堞侵漢連霄鱗比坊衢
飛塵踏霧千族之所聚萬貨之所萃賣繒滌器之流懷
材抱畧冒脯賣漿之輩並驚分鑣木覘金鈿南闌北閫
軸接則香車鏤鳳鞍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既繁儲湏益
廣左酬右接昕夕不休比歲以來滋病不治粵唯今尹
被命四年令脩不煩風行如偃萬戶安眠於皎月群姦
側立於層冰微燭不驚寸枹息警靡廢不起靡敝不新
至若蘇堤浸就頽圯築橋翼岸十軌並馳加以危亭參
差對峙芙蓉楊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
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懼焉乃益學田乃屋學餼學徒肅
雍上儕璧宮既而則又曰今化既施古訓未白於是又

移祀三賢用昭榘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
邪厥初孤山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
侑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爲觀遷寺北山閣亦隨焉有
守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於水仙水仙坐堂三
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今尹曰噫吾責可辭規度
逾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壠如屏衆木搖
天前峯如幙晴嵐漲煙十里湖光一碧澄鮮乃請于朝
朝命曰然於是諏日程材平幹授工千杵築堤萬斧治
宮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有酒亭徙之橋北一徑窈然
與人世隔如宮水精如屋璠璣乃奉三賢祠而祝之嗚
呼三賢相望禹稷顏回同道異用不同者時高風直節
凜凜巍巍是舉也簿書期會云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
雖然爲政不難知所後先天之降才有能不能 朝廷
以爲勞且久也擢之地卿復領京邑非才之難而識之
難僇工於壬午之臘竣役於癸未之春都人和豫四方
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於我人暴風烈於昔賢非能行
其所學而不汨於俗吏者能若是邪脩茅焦之廬葺仲
舒之墓享此意於無窮慰我都人之思者非來者之望
而誰邪嗚呼吾知三賢欣欣而相語于于而偕來挹山
之清飲湖之綠千億其年統湖山風月之盟無疑也都
人以尹之意而謁記於予既書其凡矣於是又爲昔壘
樂章使都人歌而祀之

有唐御曆峻又海林香山之靖聖徒之清善於僧孺
兮而不黨於僧孺姻於虞卿兮而不累於虞卿六十
少二翩然濯纓雍容人間十九周星異日元稹黜文
饒嫉僧孺宗閔交仇罔極眎斯人兮孰失而孰得邪
皇宋四葉丙子歲成峩眉之下乃生異人新法之議
烈烈如冰惠州之厄熙熙如春泰山名節兮鴻毛祿
位藜藿鼎食兮嶺海朝廷彼美一人兮君復孤山兮
結屋冥鴻叫月兮謾羅布地之且天駟超河兮不入
金羈之束嗚呼捍湖滌井想長慶之良規西菩雙澗
裏熙寧之新題梅影橫斜兮寧湏封禪之無辭彼士
之有可而無否者骨鯁之風衰知進而不止者廉恥
之道微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廬千載之敗閣兮
今新釣石借百年之堤姓兮于今返璧招二鶴以重
歸兮去來於孤山之側噫嘻有新我祠之賢尹兮寧
湏和璞之重逢有十三弦之可鼓兮當還虞氏之遺
風玩吉祥之花觀南屏之魚兮未多羨乎脩菊之叢
儻來者之能必葺兮期分爾席之西東

沈御史生祠記

繇錢塘西行二百里煙靄林薄間叢百餘家是爲昌化
土壤荒落中產絕少乃縣有酒征毒民甚亟釀方熟高
下抑配舉不得免度時取直急於經賦逃空追逋公私
騷然慶元二年冬天子擢校書郎沈公爲監察御史一

登文石陛慷慨激昂爲民請命藐茲赤子困於州縣帥
壅上聞四聰既達風渙雷行三年閏六月府牒至縣凡
月爲錢二千二百餘緡悉蠲無餘初民月輸府僅五百
緡聽自釀前有令納媚于府於月輸外創增二千二百
緡奪爲縣務已乃課出無所剝民滋慘今悉蠲俾爲舊
惟公家富川每趨臨安必道昌化悉民斯害久寘于懷
一旦明目張膽勇言不遲訖使三十年之害二百萬之
課一語去之凡民俗逋縣令劉君亦貸而不取以稱公
盛德且合邦人之頌繪象校宮以祈公壽謂是顛末某
所親見蓋記諸某嘗竊讀公之奏章蠲湖北之盜賞去
興國之淮衣均湖北之田賦昌化酒征凡與爲四然則
圖公之象自東極西詎止昌化矧若四事繫人心厚邦
本國有無窮之休公亦有無窮之聞然則鬻蹟揚芬可
駁他部十月既望植石學宮雪顛秀眉扶携來觀驩言
不圖獲見今日酒不復配吏不索錢酒價既平醉舞蹀
躞散爲恩波雙溪之泉拜手薦冠摩挲翠珉雪霜皓皓
無侵公貌日月翩翩莫計公年頌託頌詞長言于無窮
天子萬年兮公秉鈞金章紫綬兮照青春丹青粉澤兮
上麒麟

徽州謝守生祠記

休寧之士吳君紹成以歛之鄉貢進士許君森等書來
謂吾邦使君有善政有美功凡我六邑之人父兄弟

兒童走卒皆欲象事之願得一言以信今而垂後發其書讀之則曰使君剖符而來閱歲已再而惠利流行績用章灼夫所謂善政者聽斷之敏不與焉獄訟之清不與焉右庠序以崇儒化增兵庫以嚴武備折絹直以便民輸亦皆不與焉然則何以爲善政哉吾州山多田陜雨暘小愆農末皆病比年饑饉相仍煙青色悴使君精意感通每禱輒應是以連歲咸得中熟朝廷省賑賚之費田里銷愁嘆之聲而又吾州山谷阻深惡獸所萃比年虎豹遁跡民莫逢旃非政之善者乎新安衢嚴接壤前歲盜發常山使君獻言于朝調精兵遏衝要賊竟不敢離穴至若吾州四境則悉發禁卒益以寨兵弓手激

犒優腴士心鼓舞宵柝日鉦響震山谷賊巢雖近不敢輒望新安遂使提封晏然民不知盜非功之尤大者乎由是士頌於學工歌於市農誅於野而行旅贊於途皆曰賢使君之賜也茲特掇其大者耳餘則更僕不能悉數讀其書玩其辭核其事信矣不誣也是又安得以詞荒爲解哉抑又竊聞其先正相國之司江東常平也歲適大侵而視饑視溺之仁賑貸備至全活一百六十萬八千人施之一路者且若是其後相天子赫然爲一代良弼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又可知已宜其有子今又臨吾州哉紫陽巉巉練溪泚泚山高水清百世興起

新城折納秋苗記

自先王宜民之政不傳而後之施於民者始強矣民惟
更是命其奚敢差池然父母斯民者固當赤子體眎之
毋以小不便而不加省也新城土不宜杭水不通舟民
糴於旁郡而輸于府歲以爲病者不知幾百年乃御史
劉公始以折價爲請上知其便也亟報曰可數百年之
病一朝去之大川廣谷之間和氣克塞扞蹈布野初縣
令趙君希益以議賑貸詣府因謁御史御史訪以民瘼
趙君首以是告京尹王公柝奉宣唯謹命甫下即日檄
縣歲所輸價如昌化於潛嗟乎利興害除固有時耶然
時不能以自爲亦人爲之耳不惟此也廣州東莞之米
舊輸之縣比年以來涉溟渤而輸之州民亦苦之今奏
也併復之新城之人欲象而祠焉御史不許然二邑之
人所以心祈而辭祝者御史又惡得而禦之趙君以邑
人之意而求爲之記記不可已也然言諫之澤將薄海
均被史不勝書顧止二邑而已邪趙君爲縣再歲而羸
勸耕桑崇學校微而橋梁靡不經慮今復以民之所甚
病者告于當路而去之而思其所以爲民者未已也邑
人其拱以俟御史名堂莆田人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義者天命之公人道之達由義黃堯舜氏以迄于今莫
之或改也後世講學寢微義利之說不明然後始相刃
相劘迭負更勝於一世嗚呼此里所以貴乎有仁人而

鄉所以貴乎多善士也三代衰役民之制紊紊極矣漢更之亦龐雜而不綱自是益紊矣我宋刻五季之陋追三代之遺以催科責戶長以追胥責里正明白簡易法非不善也而官昏吏貪橫征亡藝與夫裕屋強宗侵陵貧弱於是役訟日繁矣今張君震龍與葉君謙而下相與爲義役因其貲產之高下裒金市田儲粟西坡以募出力當公者凡十八戶其名氏悉題于石之陰自是戶不知役可爲永圖矣嗚呼張君之心仁乎哉仁與義具推而行之於其鄉放而推之於州又放而達於天下則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講信脩睦比屋可封於是乎可期矣予歸自閩過其鄉日其事嘉其志故樂爲道之庶有聞其風而知勸者則是舉也行當徧寓內矣嗚呼田不井刑不肉亦可復三代之制者其以是夫

休寧縣減折帛軍布錢記

寧宗皇帝御宇三十一年恭儉慈仁載籍亡古一衣不輕易一履不易棄官無繕治之斤苑絕遊畋之轍用能國計克贍易以予民如蠲兩浙之丁錢免江西之淮絹昌化之去酒征休寧之捐帛直寬粗弛賦歲不絕書故人和天佑玉燭歲調三紀化成廩廩乎成周太和之盛一旦天關開劃趣駕帝庭八荒同號天爲兩泪嗚呼是豈一旦暮一政治之所能致哉臣於是時實職議謚秉筆直書請謚恭仁垂之萬葉厥爲信史初唐行兩稅法

至昭宗時楊行密據江淮逐新安刺史裴樞而使其僞將陶雅代之雅武夫暴增民賦以奉行密大率爲田一畝歲收一石五斗而夏秋所輸則已不啻三斗矣東嚴西池南衢北宜皆四鄰也而賦入輕重則若天壤焉國初均正五代方鎮割據增賦之敝謂歛爲特重乃令稅絹僅重八兩或十兩至他郡則十二兩也折帛則六千他郡則八千也迨紹興十八年江東折帛悉減爲六千而歛獨如舊乾道五年議臣有言折帛之直以浙絹定價今匹估六千而徽州則咸平著令絹止十兩今亦同上價無乃困歛民乎因循百年此義尚格又有軍布衫者亦行密時以鹽七斤半易布一疋其後產鹽之州悉歸于周無鹽以給直令白輸每稅錢一貫科布三疋六寸時布直甚廉每疋令輸錢三百六十其後布益貴乃令輸本色則民愈困矣今亦免征本色疋價如舊嗚呼米粟布縷古不三征今用其十矣又重折焉民胡以堪命哉天矜此民臺臣芻言之帝用惻然亟下民曹民曹下之漕臣陳宗仁提舉常平臣史定之分遣其屬覈實于縣休寧令臣任良弼身被其害也剖析精詳以上民曹又幸民曹燭其幽隱也備其疾狀以徹朝省惟廟堂以損上益下爲心也即以聞于上上亟可之帛之疋遂損二千布之疋止輸三百五十沉痛百年去不崇朝而又黎陽一鄉猶困重賦今亦眎休寧取焉廣谷大川感

恩至泣老子浮屠之館禱福報恩累月不已是役也臺
臣開之使者直之版曹不抑廟堂不拂遂得以達于四
聰事之顛末顯白若是記者不知率乖其實邑人不皇
復請臣記之

國

